

冯梦龙 编

喻世明言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知识出版社

5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喻世明言

冯梦龙 编

· 5 ·

知 识 出 版 社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言	1
第 一 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
第 二 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38
第 三 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62
第 四 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79
第 五 卷	
穷马周遭际卖钁媪	95
第 六 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104
第 七 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113
第 八 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121
第 九 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135

第 十 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146

第 十 一 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167

第 十 二 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179

第 十 三 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192

第 十 四 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208

第 十 五 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218

第 十 六 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245

第 十 七 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253

第 十 八 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263

第 十 九 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277

第 二 十 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293

第 二 十 一 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305

第 二 十 二 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334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363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374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392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399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412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424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436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450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467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484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496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512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521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535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563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585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602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628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扰扰^①劳生，待足何时是足？据见定，随家丰俭，便堪龟缩。得意浓时^②休进步，须防世事多番覆。枉教人白了少年头，空碌碌。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③，不是这般题目^④。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又何须采药访蓬莱？但寡欲。

这篇词，名《满江红》，是晦庵和尚所作，劝人乐天知命之意。凡人万事莫逃乎命，假如命中所有，自然不求而至；若命里没有，枉自劳神，只索罢休。你又不是司马重湘秀才，难道与阎罗王寻闹不成？说话的，就是司马重湘，怎地与阎罗王寻闹？毕竟那个理长，那个理短？请看下回便见。诗曰：

世间屈事万千千，欲觅长梯问老天。

休怪老天公道少，生生世世宿因缘。

话说东汉灵帝时，蜀郡益州，有一秀才，覆姓司马，名貌，表字重湘。资性聪明，一目十行俱下。八岁纵笔成文，本郡举他应神童，起送至京。因出言不逊，冲突了试官，打落下去。及年长，深悔轻薄之非，更修端谨之行，闭户读书，不问外事。双亲死，庐墓^⑤六年，人称其孝。乡里中屡次举他孝廉、有道^⑥及博学宏词^⑦，都为有势力者夺去，悒悒不得志。

自光和元年，灵帝始开西邸，卖官鬻爵，视官职尊卑，入钱多少，各有定价：欲为三公者，价千万；欲为卿者，价五百万。崔烈讨了傅母^⑧的人情，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后受职谢恩之日，灵帝顿足懊悔道：“好个官，可惜贱卖了。若小小作难^⑨，千万必可得也。”又置鸿都门学，敕州、郡、三公，举用富家郎为诸生。若入得钱多者，出为刺史，入为尚书，士君子耻与其列。司马重湘家贫，因此无人提挈，淹滞^⑩至五十岁，空负一腔才学，不得出身，屈埋于众人之中，心中快快不平。乃因酒醉，取文房四宝，且吟且写，遂成《怨词》一篇，词曰：

天生我才兮，岂无用之？豪杰自期兮，奈此数奇。五十不遇兮，困迹蓬蒿^⑪。纷纷金紫^⑫兮，彼何人斯？胸无一物兮，囊有余赀。富者乘云兮，贫者堕泥。贤愚颠倒兮，题雄为雌。世运沦夷^⑬兮，俾我崱嵫^⑭。天道何知兮，将无^⑮有私？欲叩末曲^⑯兮，悲涕淋漓。

写毕，讽咏再四。余情不尽，又题八句：

得失与穷通，前生都注定；
问彼注定时，何不判忠佞？
善士叹沉埋，凶人得暴横；
我若作阎罗，世事皆更正。

不觉天晚，点上灯来，重湘于灯下，将前诗吟哦了数遍，猛然怒起，把诗稿向灯焚了，叫道：“老天，老天！你若还有知，将何言抵对^⑰？我司马貌一生鲠直，并无奸佞，便提我到阎罗殿前，我也理直气壮，不怕甚的！”说罢，自觉身子困倦，倚卓而卧。

只见七八个鬼卒，青面獠牙，一般的三尺多长，从桌底下钻出，向重湘戏侮了回^⑩，说道：“你这秀才，有何才学，辄敢怨天尤地，毁谤阴司！如今我们来拿你去见阎罗王，只教你有口难开。”重湘道：“你阎罗王自不公正，反怪他人谤毁，是何道理！”众鬼不由分说，一齐上前，或扯手，或扯脚，把重湘拖下坐来，便将黑索子望他颈上套去。重湘大叫一声，醒将转来，满身冷汗。但见短灯一盏，半明半灭，好生凄惨。

重湘连打几个寒禁，自觉身子不快，叫妻房汪氏点盏热茶来吃。汪氏点茶来，重湘吃了，转觉神昏体倦，头重脚轻。汪氏扶他上床，次日昏迷不醒，叫唤也不答应，正不知什么病症。捱至黄昏，口中无气，直挺挺的死了。汪氏大哭一场，见他手脚尚软，心头还有些微热，不敢移动他，只守在他头边，哭天哭地。

话分两头。原来重湘写了《怨词》，焚于灯下，被夜游神^⑪体察，奏知玉帝。玉帝见了大怒，道：“世上爵禄深^⑫沉，关系气运。依你说，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有才显荣，无才者黜落；天下世世太平，江山也永不更变了，岂有此理！小儒见识不广，反说天道有私。速宜治罪，以儆妄言之辈。”时有太白金星启奏道：“司马貌虽然出言无忌，但此人因才高运蹇，抑郁不平，致有此论。若据福善祸淫^⑬的常理，他所言未为无当，可谅情而恕之。”玉帝道：“他欲作阎罗，把世事更正，甚是狂妄。阎罗岂凡夫可做？阴司案牒如山，十殿阎君^⑭食不暇给^⑮；偏他有基本事，一一更正来？”金星又奏道：“司马貌口出大言，必有大才。若论阴司，果有不平之事，几百年滞狱，未经判断的，往往地狱中怨气上冲天庭。以臣愚见，不若押司马貌到阴司，权替阎罗王半日之位，凡阴司有冤枉

事情，着他剖断。若断得公明，将功恕罪；倘若不公不明，即时行罚，他心始服也。”玉帝准奏，即差金星奉旨，到阴司森罗殿^{②4}，命阎君即勾司马貌到来，权借王位与坐。只限一晚六个时辰，容他放告理狱。若断得公明，来生注^{②5}他极富极贵，以酬其今生抑郁之苦；倘无才判问，把他打落酆都地狱，永不得转人身。阎君得旨，便差无常小鬼，将重湘勾到地府。

重湘见了小鬼，全然无惧，随之而行。到森罗殿前，小鬼喝教下跪，重湘问道：“上面坐者何人？我去跪他！”小鬼道：“此乃阎罗天子。”重湘闻说，心中大喜，叫道：“阎君，阎君，我司马貌久欲见你，吐露胸中不平之气，今日幸得相遇。你贵居王位，有左右判官，又有千万鬼卒，牛头、马面，帮扶者甚众；我司马貌只是个穷秀才，孑然一身，生死出你之手。你休得把势力相压，须是平心论理，理胜者为强。”阎君道：“寡人忝为阴司之主，凡事皆依天道而行，你有何德能，便要代我之位？所更正者何事？”重湘道：“阎君，你说奉天行道，天道以爱人为心，以劝善惩恶为公。如今世人有等慳吝的，偏教他财积如山；有等肯做好事，偏教他手中空乏；有等刻薄害人的，偏教他处富贵之位，得肆其恶；有等忠厚肯扶持人的，偏教他吃亏受辱，不遂其愿。作善者常被作恶者欺瞒，有才者反为无才者凌压。有冤无诉，有屈无伸，皆由你阎君判断不公之故。即如我司马貌，一生苦志读书，力行孝弟^{②6}，有甚不合天心处，却教我终身蹭蹬，屈于庸流之下？似此颠倒贤愚，要你阎君何用？若让我司马貌坐于森罗殿上，怎得有此不平之事？”阎君笑道：“天道报应，或迟或早，若明若暗；或食报于前生，或留报于后代。假如富人慳吝，其富乃前生行苦所致；今生慳吝，不种福田，来生必受饿鬼之

报矣。贫人亦由前生作业，或横用非财，受享太过，以致今生穷苦；若随缘作善，来生依然丰衣足食。由此而推，刻薄者虽今生富贵，难免堕落；忠厚者虽暂时亏辱，定注显达。此乃一定之理，又何疑焉？人见目前，天见久远。人每不能测天，致汝纷纭议论，皆由浅见薄识之故也。”重湘道：“既说阴司报应不爽，阴间岂无冤鬼？你敢取从前案卷，与我一一稽查么？若果事事公平，人人心服，我司马貌甘服妄言之罪。”阎君道：“上帝有旨，将阎罗王位权借你六个时辰，容放告理狱。若断得公明，还你来生之富贵；倘无才判问，永堕酆都地狱，不得人身。”重湘道：“玉帝果有此旨，是吾之愿也。”

当下阎君在御座起身，唤重湘入后殿，戴平天冠^②，穿蟒衣，束玉带，装扮出阎罗天子气象。鬼卒打起升堂鼓，报道：“新阎君升殿！”善恶诸司，六曹^③法吏，判官小鬼，齐齐整整，分立两边。重湘手执玉简，昂然而出，升于法座。诸司吏卒，参拜已毕，禀问，要抬出放告牌^④。重湘想道：“五岳四海，多少生灵？上帝只限我六个时辰管事，倘然判问不结^⑤，只道我无才了，取罪不便^⑥。”心生一计，便教判官分付：“寡人奉帝旨管事，只六个时辰，不及放告。你可取从前案卷来查，若有天大疑难事情，累百年不决者，寡人判断几件，与你阴司问事的做个榜样。”判官禀道：“只有汉初四宗文卷，至今三百五十余年，未曾断结，乞我王拘审。”重湘道：“取卷上来看。”判官捧卷呈上，重湘揭开看时：

一宗屈杀忠臣事，

原告：韩信、彭越、英布。

被告：刘邦、吕氏。

一宗恩将仇报事，

原告：丁公。

被告：刘邦。

一宗专权夺位事，

原告：戚氏。

被告：吕氏。

一宗乘危逼命事，

原告：项羽。

被告：王翳、杨喜、夏广、吕马童、吕胜、杨武。

重湘览毕，哈哈大笑道：“怎样大事，如何反不问决？你们六曹吏司，都该究罪。这都是向来阎君因循^②担阁之故，寡人今夜都与你判断明白。”随叫直日鬼吏，照单开四宗文卷原被告姓名，一齐唤到，挨次听审。那时振动了地府，闹遍了阴司。有诗为证：

每逢疑狱便因循，地府阳间事体均。

今日重湘新气象，千年怨气一朝伸。

鬼吏禀道：“人犯已拘齐了，请爷发落。”重湘道：“带第一起上来。”判官高声叫道：“第一起犯人听点！”原被共五名，逐一点过，答应：

原告：韩信“有”，彭越“有”，英布“有”。

被告：刘邦“有”，吕氏“有”。

重湘先唤韩信上来，问道：“你先事项羽，位不过郎中，言不听，计不从；一遇汉祖，筑坛拜将，捧毂推轮^③，后封王

爵，以酬其功。如何又起谋叛之心，自取罪戮？今日反告其主！”韩信道：“阎君在上，容信一一告诉。某受汉王筑坛拜将之恩，使尽心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与汉王定了三秦；又救汉皇于荥阳，虏魏王豹，破代兵，禽赵王歇；北定燕，东定齐，下七十余城；南败楚兵二十万，杀了名将龙且；九里山排下十面埋伏，杀尽楚兵；又遣六将，逼死项王于乌江渡口。造下十大功劳，指望子子孙孙世享富贵。谁知汉祖得了天下，不念前功，将某贬爵。吕后又与萧何定计，哄某长乐宫，不由分说，叫武士缚某斩之；诬以反叛，夷某三族。某自思无罪，受此惨祸，今三百五十余年，衔冤未报，伏乞阎君明断。”重湘道：“你既为元帅，有勇无谋，岂无商量帮助之人？被人哄诱，如缚小儿，今日却怨谁来？”韩信道：“曾有一个军师，姓蒯，名通，奈何有始无终，半途而去。”

重湘叫鬼吏：“快拘蒯通来审。”霎时间，蒯通唤到。重湘道：“韩信说你有始无终，半途而逃，不尽军师之职，是何道理？”蒯通道：“非我有始无终，是韩信不听忠言，以致于此。当初韩信破走了齐王田广，是我进表洛阳，与他讨个假王^④名号，以镇齐人之心。汉王骂道：‘胯下夫^⑤，楚尚未灭，便想王位！’其时张子房在背后，轻轻蹶汉皇之足，附耳低言：‘用人之际，休得为小失大。’汉皇便改口道：‘大丈夫要便为真王，何用假也？’乃命某赍印封信为三齐王。某察汉王，终有疑信之心，后来必定负信，劝他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以观其变。韩信道：‘筑坛拜将之时，曾设下大誓：汉不负信，信不负汉。今日我岂可失信于汉皇？’某反复陈说利害，只是不从，反怪某教唆谋叛。某那时惧罪，假装风魔，逃回田里。后来助汉灭楚，果有长乐宫之祸，悔之晚矣。”重湘问

韩信道：“你当初不听蒯通之言，是何主意？”韩信道：“有一算命先生许复，算我有七十二岁之寿，功名善终，所以不忍背汉。谁知天亡，只有三十二岁。”

重湘叫鬼吏，再拘许复来审，问道：“韩信只有三十二岁，你如何许他七十二岁？你做术士的，妄言祸福，只图哄人钱钞，不顾误人终身，可恨，可恨！”许复道：“阎君听禀：常言‘人有可延之寿，亦有可折之寿’。所以星家偏有寿命难定。韩信应该七十二岁，是据理推算。何期他杀机太深，亏损阴鹭，以致短折，非某推算无准也。”重湘问道：“他那几处阴鹭亏损？可一一说来。”许复道：“当初韩信弃楚归汉时，迷踪失路，亏遇两个樵夫，指引他一条径路，往南郑而走。韩信恐楚王遣人来追，被樵夫走漏消息，拔剑回步，将两个樵夫都杀了。虽然樵夫不打紧，却是有恩之人；天条^⑤负恩忘义，其罚最重。诗曰：

亡命心如箭离弦，迷津指引始能前。

有恩不报翻加害，折堕青春一十年。”

重湘道：“还有三十年呢？”许复道：“萧何丞相三荐韩信，汉皇欲重其权，筑了三丈高坛，教韩信上坐，汉皇手捧金印，拜为大将，韩信安然受之。诗曰：

大将登坛阃外专，一声军令赛皇宣^⑦。

微臣受却君皇拜，又折青春一十年。”

重湘道：“臣受君拜，果然折福。还有二十年呢？”许复道：“辩士酈生，说齐王田广降汉。田广听了，日日与酈生饮酒为乐。韩信乘其无备，袭击破之。田广只道酈生卖己，烹杀酈生。韩信得了大功劳，辜负了齐王降汉之意，掩夺了酈生下

齐之功。诗曰：

说下三齐功在先，乘机掩击势无前。

夺他功绩伤他命，又折青春一十年。”

重湘道：“这也说得有理。还有十年？”许复道：“又有折寿之处。汉兵追项王于固陵，其时楚兵多，汉兵少，又项王有拔山举鼎之力，寡不敌众，弱不敌强。韩信九里山排下绝机阵，十面埋伏，杀尽楚兵百万，战将千员，逼得项王匹马单枪，逃至乌江口，自刎而亡。诗曰：

九里山前怨气缠，雄兵百万命难延。

阴谋多杀伤天理，共折青春四十年。”

韩信听罢许复之言，无言可答。重湘问道：“韩信，你还有辩么？”韩信道：“当初是萧何荐某为将，后来又是萧何设计，哄某入长乐宫害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某心上至今不平。”重湘道：“也罢，一发唤萧何来与你审个明白。”少顷，萧何当面，重湘问道：“萧何，你如何反覆无常，又荐他，又害他？”萧何答道：“有个缘故。当初韩信怀才未遇，汉皇缺少大将，两得其便。谁知汉皇心变，忌韩信了得，后因陈豨造反，御驾亲征，临行时，嘱付娘娘，用心防范。汉皇行后，娘娘有旨，宣某商议，说韩信谋反，欲行诛戮。某奏道：‘韩信是第一个功臣，谋反未露，臣不敢奉命。’娘娘大怒道：‘卿与韩信敢是同谋么？卿若没诛韩信之计，待圣驾回时，一同治罪。’其时某惧怕娘娘威令，只得画下计策，假说陈豨已破灭了，赚韩信入宫称贺，喝教武士拿下斩讫。某并无害信之心。”重湘道：“韩信之死，看来都是刘邦之过。”分付判官，将众人口词^⑤录出。“审得汉家天下，大半皆韩信之力；功高

不赏，千古无此冤苦，转世报冤明矣。”立案且退一边。

再唤大梁王彭越听审：“你有何罪，吕氏杀你？”彭越道：“某有功无罪。只为高祖征边去了，吕后素性淫乱，问太监道：‘汉家臣子，谁人美貌？’太监奏道：‘只有陈平美貌。’娘娘道：‘陈平在那里？’太监道：‘随驾出征。’吕后道：‘还有谁来？’太监道：‘大梁王彭越，英雄美貌。’吕后听说，即发密旨，宣大梁王入朝。某到金銮殿前，不见娘娘。太监道：‘娘娘有旨，宣入长信宫议机密事。’某进得宫时，宫门落锁，只见吕后降阶相迎，邀某入宫赐宴。三杯酒罢，吕后淫心顿起，要与某讲枕席之欢。某惧怕礼法，执意不从。吕后大怒，喝教铜锥乱下打死，煮肉作酱，枭首悬街，不许收葬。汉皇归来，只说某谋反，好不冤枉！”吕后在傍听得，叫起屈来，哭告道：“阎君，休听彭越一面之词，世间只有男戏女，那有女戏男？那时妾唤彭越入宫议事，彭越见妾宫中富贵，辄起调戏之心。臣戏君妻，理该处斩。”彭越道：“吕后在楚军中，惯与审食其私通；我彭越一生刚直，那有淫邪之念！”重湘道：“彭越所言是真，吕氏是假饰之词，不必多言。审得彭越，乃大功臣正直不淫，忠节无比，来生仍作忠正之士，与韩信一同报仇。”存案。

再唤九江王英布听审。英布上前诉道：“某与韩信、彭越三人，同功一体，汉家江山，都是我三人挣下的，并无半点叛心。一日某在江边玩赏，忽传天使到来，吕娘娘懿旨，赐某肉酱一瓶。某谢恩已毕，正席尝之，觉其味美。偶吃出人指一个，心中疑惑，盘问来使，只推不知。某当时发怒，将来使拷打，说出真情，乃大梁王彭越之肉也。某闻言凄惨，便把手指插入喉中，向江中吐出肉来，变成小小螃蟹。至今江

中有此一种，名为‘蜚蜉’^③，乃怨气所化。某其时无处泄怒，即将使臣斩讫。吕后知道，差人将三般朝典^④，宝剑、药酒、红罗三尺，取某首级回朝。某屈死无申，伏望阎君明断。”重湘道：“三贤果是死得可怜，寡人做主，把汉家天下三分与你三人，各掌一国，报你生前汗马功劳，不许再言。”画招而去。

第一起人犯权时退下，唤第二起听审。第二起恩将仇报事，

原告：丁公“有”。 被告：刘邦“有”。

丁公诉道：“某在战场上围住汉皇，汉皇许我平分天下，因此开放。何期立帝之后，反加杀害。某心中不甘，求阎爷作主。”重湘道：“刘邦怎么说？”汉皇道：“丁公为项羽爱将，见仇不取，有背主之心，朕故诛之，为后人为臣不忠者之戒，非枉杀无辜也。”丁公辨道：“你说我不忠，那纪信在荥阳替死，是忠臣了，你却无一爵之赠，可见你忘恩无义。那项伯是项羽亲族，鸿门宴上，通同樊哙，拔剑救你，是第一个不忠于项氏，如何不加杀戮，反得赐姓封侯？还有个雍齿，也是项家爱将，你平日最怒者，后封为什方侯；偏与我做冤家，是何意故？”汉皇顿口无言。重湘道：“此事我已有处分了，可唤项伯、雍齿与丁公做一起，听候发落。暂且退下。”

再带第三起上来。第三起专权夺位事，

原告：戚氏“有”。 被告：吕氏“有”。

重湘道：“戚氏，那吕氏是正宫，你不过是宠妃，天下应该归于吕氏之子，你如何告他专权夺位，此何背理？”戚氏诉道：“昔日汉皇在睢水大战，被丁公、雍齿赶得无路可逃，单骑走到我戚家庄，吾父藏之。其时妾在房鼓瑟，汉皇闻而求见，悦